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五百

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二真

誓 書卷誓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犧牲染盛既于凶盜乃曰吾

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書傳會選蔡氏傳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踣路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踣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染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惡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像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文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或其侮慢之意

鄒季友音釋經悛五嫁反染音古或時征反春程曰來在區口或傳長上舉觀兵上去聲背古風下同朱晦庵古說伊川謂無

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或感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

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春徐元聘孔安國

傳肆予小子發土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至遠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

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染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所以有民有天命者臣畏罪不辜無能止其慢心陸德明釋文悛之全切染古音未程曰來或古或或在古曰或懲直承切不事伊尹之事

孔頴達正義傳悛改土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

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志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遠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史浩講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觀政于商。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爾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于人。而主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而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沉酒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實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苟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私。爾紂乃於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爲父母者不知是也。先王以過惡揚善。毋大胎鳥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剝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

二

剔孕婦。爲父母者不知是也。暴虐也。族也。殘害也。焚炙也。剝剔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是時。有一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黃庚書說。肆予小子發。王罔懲其侮。豈惟無後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故民懷痛。振往捨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紂之後。觀祖伊其子之言。則乘紂爲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爲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紂爲武王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爲十一年。先儒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奉命。十一年。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文王伐紂。或作有。祖伊乃告紂。皆非。秦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飢。所謂衆言。敬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爲證。紂齊衰。喪書鈔。今商王受。王罔懲其侮。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不賢乎。皆不問也。人

#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沉湎宵衣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為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討之。罪夫討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沉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討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有許多節次。方纔見討。所以不可為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厲乘黎之類。皆實討為惡者。而征伐如焉。討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商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迫矣。而討罔有後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染盛。既于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為吾有民。有命。豈不懲哉。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誠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拙齋林之奇。全解祭統曰。祭有饒餒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餒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餒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討為不道。怠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為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討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討。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

永樂大典卷一三五九〇

三

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征伐之者。蓋于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幡然而改。自然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為此益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為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討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現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為。觀兵。以信周師之責。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真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後心。方且夷居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侯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地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染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飢民食野。牛角御。庚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止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

則討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慨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衆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謂已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侮侮之心者。此其固有悖心之實也。夫紂之固有悖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染盛，既于凶盜為言者，蓋人之為不善，雖至於盤帶，無所顧藉，然其心焉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為，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為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道之以牛羊，染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侯甸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後革，於是與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天忠，則別乎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染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固有悖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野山夏，僕詳解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為乃如彼，故知其得罪於天也。夫天之靈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沉酒于酒，貪貨貨色，酒謂之沉酒者，蓋被酒所困。若沉于水，酒變其色，酒然齊

水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

四

同故者，酒謂之沉酒，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宵遺，不知廉耻也。惟其沉酒，冒色，懵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於必行，曾無忌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官世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輕重，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官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後民之力，斂民之財，為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於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即加以炮烙之刑也。於有孕之婦，則剝剔之，剝剔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剝剔，則是剝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剝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惟是震動而怒其所為，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大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遷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於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伐者，蓋謂

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悔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奈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後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為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則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謂觀政轉為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來殊不知此說考於經而不合按於理而不通惟程氏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為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來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固有後革之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侯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於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紂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歲犧牲豕鹿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饑隰食郊牛角御康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止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豕鹿爲凶盜所以使悔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然自肆於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戒則其固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

固有悛心其事東矣而武王必以犧牲染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豎暴急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遺之牛羊染盛而末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及忠良剝剔孕婦可謂暴矣文王尤未忍伐至于犧牲染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固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黃舜卿尚書精義大勳未集至罔懲其侮無垢日而伯戲敷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戲敷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迷父之事豈得愆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警紂之邪心使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侯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爲矣想紂之心寧燭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又曰古之祭祀於犧牲染盛甚嚴且

謹祀五帝。則易之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於耕藉。以供天地祖宗之業。感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祀天地。犧牲菜盛之物。蓋為凶盜所攘竊。而肉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於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菜盛為凶盜所攘。或以為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為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菜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志良諫。輔人以為當殺。我以謂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溢甚。上至天。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先祖考。略無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燔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為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置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東坡曰。若其後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通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一王。後也。余切以謂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為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乎。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為。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國有後心。但然如膏。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劉氏曰。觀兵益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五百五

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彙之明矣。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遠厥宗廟。大則自絕于天地。遠則自絕于先王。則其為惡無過於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周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紂之周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於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先奔之不為惡。與紂之不為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紂有後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遽潰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遂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矣。夫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而再駕。亦武王之所甚病也。呂氏曰。先儒以大勳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勳未集。以此觀文王。却是以利心。觀文王。蓋天下以肇修人紀。整頓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勳既集。若使紂一旦幡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勳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勳所以未集。陳經詳解。今商王受罔懲其侮。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自此以下皆殺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於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於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為長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畏天矣。故降災下民也。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及忠良。剝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為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沉酒于酒。則貪冒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者為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以為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於其身可也。罪其人而反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食祿可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備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紂同其惡者也。安有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營。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殘害于爾萬姓。焚及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以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剝剔而視之。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於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是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已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者。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為

永樂大典卷一三五九〇

七

天威。此天人所以為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於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為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為大勳未集。言其未得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于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於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就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奈何紂無有悔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恥。上帝神祇。愈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菜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為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為吾有民之可托。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托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鳥可托。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怒於天矣。鳥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己哉。陳大猷集傳。肆于小子發。至罔懲其侮。犧牲說見微子

愚曰既于凶盜而討不顧方曰吾有民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然討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絕林氏柱石曰見世亦全解孔氏曰見孔傳黃震日鈔古語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為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為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註為徑王天與蔡傳今商王文至罔懲其侮呂氏曰推原討惡之本也討惡本於不教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政降災虐而不恤也教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蘇氏曰桀懲湯事也而罪人以誅則為討罪實延于世非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討惡者湯之桀懲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于世非官人也官室說見伊訓林氏曰見世亦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上卷蔡氏曰見會通朱子曰見梅春古說陸氏曰見祥天陳氏曰見大猷集傳許漁業說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視其能俊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說堂錄時書解沈酒胃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

八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傳會選蔡氏傳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

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乎天而已那季友音釋經相士齊傳長上聲左右音佐佑為音扶朱晦菴書說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交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交他常主在世間上拉天下拉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踏天頭拉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籠統四方只是世間不好的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工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卓孔安國傳天佑下民

主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上君以政之。為上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龍綏四方。當能助天。龍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陸德明釋文為兵。上。丁。為。以。相。息。先。以。否。方。有。以。重。意。龍。綏。四。方。盤。庚。底。綏。四。方。孔。穎。達。正。義。天。佑。上。厥。志。正。義。曰。己。上。數。討。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龍。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上。君。以。治。之。上。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上。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為。上。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龍。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龍。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越。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違。其。志。言。己。本。

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要義。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也。上。義。黃。度。書。說。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違。善。速。罪。則。為。越。厥。志。矣。祭。齊。表。災。書。鈔。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故。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為。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善。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固。敢。越。焉。故。武。王。伐。紂。也。此。心。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為。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漢。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伐。高。麗。疲。中。國。之。力。以。事。遠。夷。皆。越。厥。志。者。也。况。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為。則。不。然。是。為。越。厥。志。也。杜。喬。林。之。奇。全。解。前。言。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己。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喪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爲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絕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夫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安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爲之君師，大勳未集，而武王繼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苟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赦，無罪不忘，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衝行於天下，武王耻之，蓋有罪於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耻也。此說得之矣。柯山夏俱詳解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於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即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有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

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黃昇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志爲苛政，暴刑以殺斯民，我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夫桀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父之紂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王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茫，不可測知，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爲天下君，其道足以爲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爲君師者，能寵綏四方，是乃所相上帝也。龍請使之如意，綏請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矣，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爲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爲人王者，欲尊故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爲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謂有罪者不敢怒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成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其心唯秉教民之志。直之無前。雖死生不逾此志也。張氏曰：民之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於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非可越也。王曰：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王為受命，則已當為天子也。林氏曰：武王曰：見世宗全解。胡士行詳解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陳大猷集傳曰：君師皆一人之責。漢唐賢君，但知有為君之責，不知有為師之責。故刑政徒尚教化，不主抑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也。為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又曰：有罪者，所當伐，信紂也。無罪者，所當救，指當時之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為教，有越厥志。陳氏曰：見休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為君，伐之責不可違。陳樞、蔡疏、陳氏經曰：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紂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語錄見悔菴書說。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

永樂大典卷一三五九〇

十一

事。王克枉主意，天佑下民，至寵綏四方。上天以愛民為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為心，故致其愛於天下。邪悅道斷法，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通為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為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為之理者哉？陳雅言卓犖曰：武王誓師之言，在作之師，載武王言天之愛民至矣。天能予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饑餓凍餒之患，故立之君養之。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師以教之。為君者，當曰天之所以命我為君者，其意為何如？蓋四方之民，天欲養之，而吾必伐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得其養也。是豈徒以君位而責我哉？天之所以命我為師者，其意為安在？蓋四方之民，天欲教之，而吾必任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由於教也。是豈徒以師位而尊我哉？蓋是時，獨夫作亂，君師之道，因蔑明矣。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深以君師之責，舍我其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傳會

傳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或王莽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存氏。象公三十一年。魯榜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上。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上。蓋亦來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東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此章傳文。俗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鄒季友音釋。經。意。通。本。天。下。同。傳。量。平。春。身。當。從。朱。子。晚。年。所。定。改。為。心。子。朝。左。傳。陸。音。如。字。一。音。執。遠。各。百。萬。曰。億。按。應。如。風。俗。通。云。十。萬。曰。億。詩。七。八。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為。萬。四。九。百。萬。為。而。五。制。云。方。百。里。為。萬。四。九。十。值。也。是。億。為。十。萬。也。國。語。韋。昭。注。云。十。萬。為。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為。萬。億。今。秦。傳。云。百。萬。為。億。不知。何。所。據。然。洛。陽。傳。又。言。十。萬。曰。億。則。於。此。不。應。異。釋。也。宜。傳。高。者。之。誤。耶。程。伯。圭。曰。其。法。或。半。一。乘。自。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十。乘。之。年。則。自。甲。士。三。十。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為。六。師。故。

## 水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

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夫。王。已。備。六。軍。矣。陳。師。凱。旁。通。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詳。蔡。引。林。氏。云。凡。休。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德。失。善。惡。也。度。義。故。由。直。也。百。萬。曰。億。詳。蔡。引。林。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陽。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注。是。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為。萬。億。今。詳。尚。書。合。王。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入。孔。安。國。傳。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來。義。者。勝。按。度。優。劣。勝。負。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子。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十。一。心。言。同。欽。陸。德。明。釋。文。度。徒。各。切。下。注。同。億。十。萬。曰。億。正。誤。勝。負。可。見。負。作。負。誤。負。從。側。人。从。貝。非。从。力。也。孔。穎。達。正。義。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來。執。或。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按。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今。士。衆。勉。力。而。戰。也。黃。度。書。說。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或。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無。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協。也。雖。三。仁。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十。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為。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仁。山。金。履。祥。表。

註勢不難伐理不可不伐武王恐有違天之罪書釋題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石林葉氏曰同有是力足以相抗則度其德之可勝與否均為是德而不可勝夫則度其義之孰輕孰重事君以存臣道亦德也事天以救民亦德也與其存一己之臣道不若救民之大惠此之謂度義董鼎輯錄纂註纂註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益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眾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未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林氏曰見世齊全解余氏曰見古通陳氏曰見秦陳棟纂疏悉按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鮮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林氏曰見世齊全解介軒董氏曰見纂註祀山趙友聞主意先儒於同德度義則訓之曰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及於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則又釋之曰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何其說之不同歟且德足以該義矣

###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

#### 厥罪惟鈞

書傳會選蔡氏傳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而必求義以配德又何難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都季友音釋傳長上聲孔安國傳商罪貫盈至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陸德明釋文貫上札切孔穎達正義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黃皮書說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密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討之存其罪與為惡者鈞是故此義為嚴緊齊東野語鈔同力度德至厥罪惟鈞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壽夭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不備為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眾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則義又所當爲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爲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察之也。然矣。受之人德，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之心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爲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爲，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求其一心得乎？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秦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人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吾文不敢犯楚，秦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人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吾文不敢犯楚，秦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矣。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五百

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異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滿朝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齋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爲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於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惟億萬心以其趨於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於義也。趨於利，則唯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躬也。趨於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之心，即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旼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儻起，絲毫私意以伐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爲惡也。闕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強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允有以亡。此德之有善凶者也。相峙之宜，師出有名。此義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強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善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之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爲強。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夫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貢盈之惡。則周之德為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為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呂氏曰。天下事本在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為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蔽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杜齋全解。陳經詳解。天佑下民。生厥罪惟鈞。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有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為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也。綏安也。天之所以望於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為民而已。紂之惡如彼。既不能當君師之位。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已。是以有必往之志。以我為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為無罪者。謂其當極民於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於順天。敵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五百五

十五

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故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於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紂惡之貢。亦已滿矣。言其極於此矣。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非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非之武王。武王於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移其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寓也。非於德義之外。別有天也。昔者曰。貴者卑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古註謂。慈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為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眾底忒之罰

書傳會通。蔡氏傳。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文考即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叙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郭季友音釋傳述七列天祭名陳師凱旁通冢去太社也。祭社曰宜冢訓太社土神也。故曰長上為太社。孫炎前雅注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孔安國傳于小子夙夜祇懼至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去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陸德明釋文類師祭名冢中冢切底。二。故曰重言類于上帝。齊典重意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湯誓亦尚輔于一人敬天之罰下篇奉于一人行天之罰。孔穎達正義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土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去社也。毛詩傳云冢去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冢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齊典類于

亦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五百

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受命文考告廟于冢去社也。上。黃慶書說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也。繫齋表災書鈔武王伐紂宜輕易武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為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為武王觀兵益津而歸紂若政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甚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弒之名而為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

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去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祭底天之罰。是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陳大猷集傳同。力度德生致天之伐。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實積。蓋海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至與同罪也。見上。呂氏曰。天理與人欲。只一箇當為與不當為。蓋紂之惡。不過為其所不當為。此即逆天。今日天既命武王伐紂。是當為也。若不往伐。則是不為其所當為。亦為逆天。其罪與紂同耳。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鉤。故早夜祗懼。類說。見齊典。釋文。類。辟於也。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王氏曰。此與湯放于上天神后同。林氏曰。并釋文。見杜齊全解。新安王氏曰。見考通。張氏曰。見釋義。陳氏曰。見陳祖詳解。孔氏曰。見孔傳。孫氏曰。見正義。

天 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獨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我弗可失。書傳會選。蔡氏傳。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

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鄒季友音釋傳。應。去聲。孔安國傳。天矜于民。至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

善與民同。爾尚獨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我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陸德明釋文從之上。才亦切。重意爾尚獨予一人。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周官獨予一人。史浩講義。惟受周有後心。王時我弗可失。王者遇災而懼。則身修行。故能轉禍為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况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為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歟。犧牲菜盛。盡于凶盜。恬弗之問。其於外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若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尚欲保民心。天命乎夫。之佑民使之為君。以立政。為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為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于易。敢違民心。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紫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由直。形為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蓋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

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居若紂乎。則夙夜祗懼。武王之心非為已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格。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眾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乎。黃度書說。天矜于民。至時我弗可失。觀民情向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已。然然而獨于一人。非心力之一。其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夫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繁齋朱熹書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於無窮。時我弗可失。非日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為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也。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為而為。即時也。理當為而不為。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為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為。亦不可得。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

也。武王大會孟津。為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宜可失哉。時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高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拙齋林之奇全解。同力度德。至時我弗可失。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來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曹摯叔曰。年鈞擇賢。善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善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德也。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之所以得是三考。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為證也。紂聚群不逞之人。為天下遁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有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固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彊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強。商周之不敌。既以明甚。而况紂之惡貫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積盈溢。見絕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為此。益津之舉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俊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誅。既詳論矣。夫紂之所以罔懲其悔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尚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偃然自肆。罔有悔心。無有懲其悔者。武王續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履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祇懼。敬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適于禘。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適于禘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適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

永樂大典卷一三五九〇

十九

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夷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答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益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昔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以斲其濇。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主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斲其濇。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為父母矣。既論不足以為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斂。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

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故則為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  
 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遺逃主以致四  
 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我  
 弗可夫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矣此言是也夫  
 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蓋  
 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  
 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  
 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  
 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  
 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  
 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  
 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苟使文王先  
 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

水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

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裏柯山夏傑詳詳武王  
 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  
 是語論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  
 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眾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  
 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焉  
 可言哉若夫武王則異是矣雖臣三千不若億萬之眾然一心一德與億  
 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  
 則德義又可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而今  
 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况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  
 而繩以盈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誅乃命我以誅惡弔民也  
 我其敢敵哉我若敵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  
 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  
 紂同武王言此所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於天故  
 逸以予小子夙夜祇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早夜祇敬恐懼不敢  
 安居遂受命於文考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於文王文王九年犬獫狁

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歿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於文王既受命於文王於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直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不名也類則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於是遂與商有衆之諸侯致天罰於紂然則天之所以致罰於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於是罔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因民欲使我奉行故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衆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水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我不可失黃帝神書精義于小子夙夜祇懼至時我弗可失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祇懼而不敢已是以以此意告于鬼神皇天后上而以爾有衆致天罰於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私己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然命武王哉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去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為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豈有不從乎於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單庶衆罔助我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願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也蓋紂之所為實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張氏曰紂為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猶曰夙夜祇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不畏者己也畏之者所以同於人也呂氏曰天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初天之命惟時惟弊之意然則紂于以五也紂亦全解陳經詳解夙夜祇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於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於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於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於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為武王哉惟祇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伐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恃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矣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為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告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於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

王非過慮者歟。於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享和謂之風。在祇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恍然者。後世以天人為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為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益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爾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若士紂之怒。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潔之風。清也。無盜竊。淫僻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姦。開奪之心。非清乎。故問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則其風者。亦莫不清然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為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為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是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胡士行詳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時哉。見武王見天時。灼然不可失。所謂勅天之命也。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陳大猷集傳。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一十

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愚曰。矜與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葉氏曰。紂穢德。濁亂天下。故伐紂為清四海。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呂氏曰。公胡士行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終承天為君之責。王天與。蔡傳。天佑下民。至時哉。弗可失。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為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罪武王者。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救民。不以有罪無罪。二其心。惟救民之志。不逾也。呂氏曰。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鄭氏曰。鈞與均同。平也。真氏曰。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桀紂之暴。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汰其濁。則清者自見。林氏曰。見林氏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木子曰。見陳書。唐孔氏曰。見正義。呂氏曰。見胡士行詳解。禮運。

#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九〇

曰。七世。本全解。聖堂。時書。解同。力。度。德。至。時。我。弗。可。失。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詳。李。宣。古。文。訓。惟。十。才。武。率。皆。大。考。弓。盟。韞。王。曰。嗟。我。友。昔。冢。而。戢。我。馭。黃。屋。士。明。聽。新。惟。兵。暨。萬。物。父。母。惟。人。萬。物。出。靈。豐。聰。明。廷。元。后。元。后。廷。克。父。母。今。肅。王。殺。臣。敬。上。兵。奔。及。下。免。沈。酒。冒。色。數。行。越。厥。辜。人。曰。英。官。人。曰。女。惟。宮。室。臺。榭。陂。池。臣。勅。曰。殘。害。弓。介。萬。姓。焚。矣。忠。色。刺。務。肥。婦。皇。兵。震。德。命。我。馭。弓。肅。將。兵。豈。大。勛。未。集。藉。于。小。學。發。曰。介。友。昔。冢。而。觀。政。于。商。惟。我。官。才。後。心。鳥。居。臣。受。上。帝。神。示。遺。身。先。宗。廟。臣。撰。攝。性。來。感。先。弓。山。盜。鳥。曰。與。才。民。才。命。官。德。亦。傳。兵。佑。丁。民。廷。出。而。廷。出。帶。惟。示。聲。昧。上。帝。雷。按。三。已。才。早。亡。辜。于。言。故。才。越。身。志。同。力。危。德。同。惠。危。德。故。才。曰。保。萬。惟。保。萬。心。才。才。臣。武。才。惟。才。心。商。畢。貢。龜。天。命。我。出。予。強。順。天。身。卑。惟。聖。才。小。才。外。夜。致。德。最。命。才。文。才。才。才。上。帝。安。才。冢。上。曰。介。才。才。底。天。出。罰。天。於。才。民。民。出。所。欲。天。必。出。出。介。尚。敬。才。才。人。易。清。三。象。皆。才。才。可。失。書。序。作。十。一。年。春。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尚。質。厥。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為。道。數。文。王。之。年。按。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為。有。臣。謂。之。欺。天。文。王。

永樂大典卷一三五九〇

二十三

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道。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宜。天。地。之。性。人。為。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為。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于。酒。色。恣。為。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無。世。官。罪。人。不。等。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于。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剝。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國。天。之。厥。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做。以。天。之。威。罪。積。庶。幾。才。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攝。牲。來。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悔。為。戒。無。道。日。甚。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為。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為。天。命。誅。有。罪。為。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二。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

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應。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湯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所以為伐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禘。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罪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德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望。為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秦古太字。受古紂字。蓋津。在河陽溫縣界。未祖義。句解秦誓。舊商探題。惟十有三年春。二月戊午。即庚辰。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二。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言春者。蓋紀改正朔。以所建之月為春也。大會于孟津。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伐。王曰。或王誓衆言。嗟我友邦冢君。嗟我同志之邦。大君諸侯。越我御事。庶士。及我周治事之臣。與衆士之服者。明德誓。明德我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天地化生萬物。為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稟五行之秀。無備五常之正。皆為萬物之靈。靈。靈。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九

聰明。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資者。作元后。使為大君。司牧生民。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為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或王欺紂之罪。亦見上天之靈。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災下民。降災罪於下民。況酒冒色。湯誦于酒。食冒于色。敢行暴虐。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以官使人。延及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修飾。居宮室。臺榭。積土為之。榭。又臺上有所居者。故則降水使不流。池。則注地以停水。多服。則華其躬。凡此皆後民之力。故民之財。以用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炭忠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使不敢言。劉易。孕婦。婦則刺其腹。或士由至骨。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對鬼神。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天怒其所為。命我文考。乃命我文考之文王。肅將天威。敢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或王自稱。予發。或王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與爾同。或王友。長君。請以觀政于商。其觀商政。欲討政。而歸於善。惟紂固有悛心。惟受逢至十一年之次。無悛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違命。先世宗廟。而不祀。穢牲。築威。凡國家所當祀之儀。牛羊豕之牲。黍稷。口米。在口。既于凶盜。豈為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

拜而喜。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人命可恃以存。罔懲其侮。更不思創侮之之心。天佑下民。或土既敷。封疆。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令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討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虔德。人於任職之事。力同則科處其德。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德同則科處其義。而有長者勝。受有臣億萬。不使有臣十千十萬。惟億萬心。其心不一。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一所以見力與德長。討皆不我欺也。商罪貫盈。討罪惡如地之有物。雖亦盈滿。天命誅之。故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討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文。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人者。祀天之。宜于冢土。祭社曰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底天之罰。故天之罰於此。天矜于民。上天常矜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罰。討天必從而罰之。爾尚弼予一人。爾有非爾君。即事於我。庶幾爾弼我一人。攝除討之暴虐。永清

四海。以女清四海。如源清則流清。今欲去討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甘清。未時我弗可失。今我伐討。正及人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重  
錄  
總  
校  
官  
侍  
郎  
高  
洪

學  
士  
呂  
明  
士  
象

分  
校  
官  
侍  
讀  
呂  
亮

書  
寫  
儒  
士  
呂  
祥  
龍

圖  
點  
監  
生  
呂  
存  
大  
平

正  
歐  
陽  
卿